

文化中国行

# 寻访磨盘山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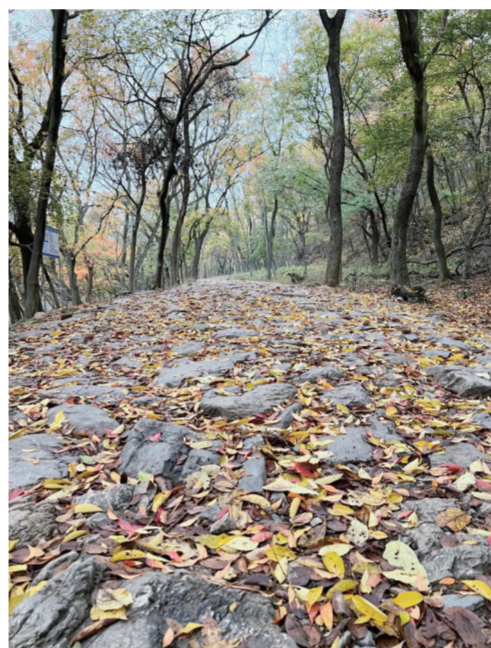
□作者:刘远



▲皇甫山

段路更是整个古道中最为险要的部分,仿佛在默默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月。古道的入口,在定远往滁州改道后的北侧一个不起眼的豁口处,若不是怀着满心的热忱与执着去刻意寻觅,它很容易就会被世人忽视,在岁月的长河中独自沉默。即便改道后这段路进行了加宽降坡,可山路弯弯,依旧事故频发,似乎在警示着人们它的险峻。怀着对历史深深的热爱和对英雄无尽的敬仰,我们这一行人,揣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缓缓走进了这隐匿于群山怀抱之中的古道。就像踏入了时光的隧道,去探寻那被历史遗忘的角落,试图找寻片片珍贵的历史痕迹,倾听来自岁月深处的悠悠诉说。

当我们踏入古道入口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让人不禁心生感慨。放眼望去,两边有部分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它们就像忠诚的卫士,很多树冠已经交叉合拢在一起,宛如巨大的臂膀,为过往的行人遮风挡雨。它们苍劲挺拔地站立着,仿佛在坚守着什么,默默地等待着风的轻拂,期待着新生的到来。现在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阴凉,凉爽宜人。再向下望去,一个陡坡映入眼帘,险要之势令人望而生畏。路基宽约八米,路面大约六米。这里仿佛被历史遗忘了,时间在这里仿佛凝固,一阵风裹挟着几片枯叶缓缓飘落,给古道增添了几分萧条与寂静。看着眼前的一切,我心



▲清流关古道

中不禁泛起波澜,这真的就是我心心念念了几十年的地方吗?它与我想象中的样子既有重合又有不同,我心中满是复杂的情绪,既有梦想成真的喜悦,又有面对现实景象的一丝失落。但我知道,这才是真实的它,是承载着无数历史记忆的磨盘山古道。

当我们小心翼翼地步入涧底,只见少量的积水横亘在道路之上,使得部分路面泥泞不堪,早已失去了正常通行的功能。这个时节,虽说我们还没见识到深秋那最为多彩和斑斓的景致,但此刻的草木也显萧疏,为我们带来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通透之感。这份独特的景象,与幽幽古道的沧桑寂静相互交融,竟也有着别样的韵味,应时应景。我们缓缓走在铺着落叶的道路上,脚下软软的,仿佛踩在厚厚的垫子上,十分惬意,每踏一步都发出悦耳的沙声,特别治愈心灵。若不是不远处路上行驶车辆传来的马达声和汽笛声,这世界仿佛只剩下我们几人,沉浸在这片宁静之中。

前行不久,几处被风吹散的树叶下,一块裸露出来的路面映入眼帘,这无疑又有力地证实了这里就是那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道。在岁月的无情打磨下,它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有的地方经过长期的雨水冲刷,巨大的石头盔裸露在外。可即便如此,它依然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任凭风吹雨打,宛如一位坚韧不拔的守护者。

继续向前走去,道路两边的岩石好似被刀削斧劈一般,险峻而奇特。在没有现代工程机械的往昔,这都是勤劳的工匠们一凿一锤开凿出来的。遥想当年,修建此路段该是何等的艰

辛,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铸就了这条伟大的通道。漫步其间,一阵风夹杂着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瞬间让我浮想联翩。我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声,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深邃。那些曾经的辉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让人感慨万千,难以释怀。再往前走,道路愈发险峻弯曲,忽升忽降。从最高处到山底,落差巨大,这里群山绵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边树木繁茂,山与山相连,壑与壑相通,十分利于隐蔽,难怪这里曾是打伏击的绝佳地点。与不远处的古清流关遥相呼应,形成犄角之势,且险峻程度丝毫不亚于古清流关。

翻越这段古道,全长还不到一公里,尽头便又连接上了现在山腰的主路,仿佛瞬间又从“天堑”变成“坦途”。听同行的朋友说,磨盘山古道在历史上已经历经多次改道。定远县志中也有着明确的记载,有的地方经过多次改道,早已分辨不出原来的模样,我们虽经过多次寻找,却都一无所获,只能无奈作罢。

由于一直心系此处,我对在这里发生的几次著名战斗也格外关注。回溯历史背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淞沪会战爆发,日本占领了上海,12月13日南京沦陷,紧接着便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者继续西进,12月18日滁州沦陷。定远恰好位于南北交通动脉津浦线的要津,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侵略者频繁派兵“扫荡”并占领定远,妄图摧毁津浦线上的抗日根据地。在一篇纪实文学中曾报道过,有猎户一家祖孙三代,在磨盘山这段险峻的路段伏击日本侵略者,英勇杀敌。他们的行动不仅给侵略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还有效地迟滞了侵略者进犯定远的步伐。只是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很多细节内容已无法详细描述。

1938年1月中旬,日本侵略者从滁州的珠龙、大柳出发,开始向磨盘山进攻。磨盘山位于池河镇南15里,卡在定远和滁州交界的驿道口上,既是自古以来南北交通的隘口,也是沟通津浦路东西的咽喉要道。从一月中旬开始,日寇在飞机的配合下,用各种火炮轰击开路,并组织步兵和坦克一连七天轮番向阵地冲锋。当时的守军部队死守阵地,寸步不让,山下部队拼死抵抗,后续部队火速支援,前后夹击并且进行了多次的肉搏战。此次战斗共炸毁日寇坦克两辆,大炮十余门,迫使日寇丢下数十具尸体逃走了。双方在磨盘山山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那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让我感受到了当年战争的残酷与先辈们的英勇无畏。

曾经的金戈铁马、战旗硝烟都远去,在落日的余晖照耀下,磨盘山古道显得格外苍凉寂静,不觉中已是沧桑巨变。它承载了历史、见证了辉煌,此刻它散落下的历史信息,似乎在告诉我们它曾经的辉煌和悲壮,时刻警示着后人: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创未来。

午后,阳光洒下,像是为这次出行铺上了一层金色的期许。我怀着难以言喻的期待,约上几位知心好友,向着心心念念的磨盘山古道进发,一心只为解开那在我心底萦绕了多年的儿时心结。

记忆的丝线,悠悠地牵回那段纯真的童年时光。那时的村子,静谧而质朴,农闲和茶余饭后,是最热闹的时刻。那些常在外闯荡的人,特别是小海子叔叔,就成了大家眼中的“故事宝库”。他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外面世界的奇闻轶事,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之门。其中,他讲述的定远和滁州交界处的磨盘山古道,宛如一颗璀璨又神秘的星辰,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记忆深处。他说,那里曾是英勇抗敌的战场,无数先烈在那里浴血奋战,打死了好多日本鬼子。他描述着那蜿蜒曲折的山路,陡峭得仿佛要插入云霄,险峻得让人胆战心惊。他还说,每次经过那里,都能看到翻入山崖的车辆,那些惨烈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讲到最惊险的地方,他的声音都不自觉地颤抖起来,从最初的口若悬河,变成了带着恐惧的低语,又说一碗茶卖两毛钱……在那个信息匮乏、消息全靠口口相传的年代,我们只能凭借着这些只言片语去想象外面的世界。从那一刻起,磨盘山古道就像一个神秘而又危险的符号,这份独属我的记忆,在我心底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一晃,就是四十个春秋与冬夏。

在漫长的岁月里,磨盘山古道在我心中渐渐成了险峻、事故多发的代名词。只要一提到哪里的路陡峭危险,它的影子就会立刻在我脑海中浮现,挥之不去。后来,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奔波,我也有了多次路过那里的机会。每一次,我都会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忍不住探出头,隔着车窗,远远地凝望着那片神秘的土地,目光中满是好奇与渴望,却又总是带着一丝遗憾。因为,我始终没有机会真正地踏上那片土地,近距离地触摸它,感受它的温度。后来,我在史书中探寻到了磨盘山古道的神秘过往。原来,它始建于五代时期,是那连接北京与南京的京京古道的关键路段,承载着岁月的厚重与历史的沧桑。宋高祖赵匡胤曾率领大军,沿着这磨盘山古道奇袭清流关,一举攻克滁州城,生擒了南唐大将姚凤、皇甫晖(据说现在滁州的皇甫山就是为了纪念皇甫晖而命名的),那金戈铁马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令人热血沸腾。朱元璋称帝后,出于传递信件和军事战略的需要,正式扩建了这条贯穿南北的官方大道,它见证了无数的历史风云变幻,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故事。

如今,它宛如一位遗世独立的隐者,静静地隐匿在定远岱山和滁州南谯区的磨盘山间,这



▲定远岱山的山间公路

## 探寻刘少奇同志的足迹过往

□作者:傅守乾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华中是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要地。1938年11月,时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来到皖东,他结合皖东实际,认真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少奇同志是1938年11月23日与李先念、朱理治、郭述申等从延安出发,11月底由新兴集经正阳关到达定远县藕塘镇附近山黄家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940年4月1日,刘少奇、张云逸、赖传珠等率中原局、江北指挥部的部分工作人员由津浦路西启程经滁县曲亭、盈福寺,4日,从嘉山县(现为明光市)张八岭南过津浦铁路,5日到达半塔集,与第五支队司令部会合。刘少奇同志的行走路线,特别是过津浦铁路的具体地点,一直被大家所关注。

2025年3月21日,我找到明光涧溪镇的汪仁江给我当向导,探寻刘少奇同志由西向东的路线。小的时候,汪仁江曾经在盈福寺上过

学,并且他家住刘少奇同志必须经过的路线——张八岭镇的原庙山村小胡生产队(现为岭南村)。我们驾驶越野车非常艰难的翻山越岭,踏着半是沙石半是土路的山路向南来到了小胡,曾经的小胡生产队现在只剩下一户人家,汪仁江指着前面的小山凹说:“这是必经之路,当年他们肯定是从这个地方过来的。”我向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但见青山如黛,翠竹悠悠,春日的阳光下,满目绿色,桃花盛开,松叶在微风中摇曳,小鸟在枝头欢鸣。遥想当年,刘少奇同志也是在这个季节路过这里,他,他们,会不会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憧憬,欣赏到如此美景呢?

路,越来越难走,景,越来越美,我们在松涛和花海中穿行,不一会就到了盈福寺。盈福寺位于张八岭镇的西南方向,隶属于南谯区沙河镇草王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我们在村里找到了汪仁江的同学。他给我们讲了村子的来历和抗日战争期间一些历史故事,他说,刘少奇同志从这里走,当时村民们都不知道,事

后大家听说有一个叫胡朋的新四军领导路过这里。刘少奇同志之所以能够在定远藕塘和滁县交界的地方如鱼得水,安心工作,与他提出的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张是分不开的。他来到定远后,迅速在那一带建立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并率先在定远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魏文伯任首任县长。

刘少奇同志过津浦铁路的地点在哪里?3月29日,我们沿着已经废弃的老铁路往南走,在原中良村松花梁水库下游,我们找到了一个桥洞。它位于苏油坊村民组和现在的景泰阳公司附近,距张八岭和梁岗都是大约5里地。当年张八岭和梁岗都有日本人的炮楼,特别是梁岗炮楼,居高临下,且距离铁路很近。所以刘少奇同志一行无论如何不可能直接跨过铁路,从铁路下面的桥洞走过是他们的最佳路线。当年担任向导的是曾在张八岭打过长工的阮官清。据记载:“民国28年,新四军第五支队经滁县西乡陆续挺进津浦铁路路东,常请阮官清带路,民国29年滁县独立营成立,阮官

清被调到三连当向导。”由于他胆大心细,且在这一带群众基础较好,所以组织上把这一光荣任务交给他。刘少奇同志住在当年的盱眙县(现属来安县)复兴集,张八岭到复兴集距离不远,十分熟悉当地环境的阮官清一定会选择从这里过路。

铁路桥已经不复存在,留下的是坚固的桥墩,在浓密的树丛中,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无声的向人们诉说着当年那个难忘的时刻所发生的一切。刘少奇同志到达半塔后提出了向东发展、向西防御,集中主力解决苏北问题的战略。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力量日益强大。

过了津浦铁路,刘少奇同志一行应该从哪里去复兴集?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来到来安县的半塔烈士陵园、皖东革命纪念馆和复兴集探访。

从半塔到复兴集要经过来安的十里长山,此路基本上刘少奇同志一行到半塔的道路。车行途中,我们尽情享受春天的美好,骄阳灿烂,风轻云淡,被花香治愈的午后,处

处流淌着迷人的色彩。在复兴,我们问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他告诉我们,复兴集是新四军的根据地,听老人们说过,许多大人物都来过这里,但是刘少奇同志来没来过,不清楚。我们还特地问了他去张八岭从哪里走,他不假思索地说,从黄泥岗的北面有一条路通张八岭。讲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倒是从一方面印证了我们的想法——刘少奇同志可能是从张八岭的岭东通过赵郢、蒋岗、黄泥岗北到复兴。

探寻英雄的足迹,追寻英雄的脚步,刘少奇同志和他的战友们虽然远去,但英魂永在,精神永存。

